

# 福泉山上晒太阳

□陈红连

去福泉山,要经过宁波的后花园东钱湖。连日阴雨,这个周末难得碰上好天气,人人都想着出游,东钱湖环湖公路上私家车蜻蜓咬尾般,多得望不到头。好在秋阳明媚,湖光潋滟,沿途山色迷人,游人脸上露喜色。一路经过水上乐园湖畔、上水、马山湿地、韩岭老街,途中还在湖边的一家小饭店吃了个早中饭,品尝了东钱湖名菜“青鱼划水”。到达福泉山停车场时,人流明显减少,青山静悄悄悠然自在,心境也受到感染,不觉放松安宁。

售票处门边,三四十人在排队等候进山。大多跟我们一样,一家人带着孩子,大人头上披件衣服遮阳,耐心候车,小孩兴奋而雀跃,绕着绿树嬉笑奔跑,树丛中透出丝丝桂花香,合着孩子们的笑声散发开来。十几分钟后,大巴车来了,一大半人喜滋滋上了车,没乘上的继续等下一辆车。进山公路是一条柏油马路,路况良好,但是宽度不太合人心意,仅容两辆车窄窄地小心交会。这条山路只准风景区大巴车进山,三辆大巴车循环载客进山,有时难免相对交错而行。车子随着山形地势转了一弯又一弯,司机逢转弯前必先鸣号。人坐车中,一边是山壁,一面是密林,渐行渐高。当车子开了十几分钟后,视线豁然开阔,众多小山峰高高低低尽在眼前掠过。江南的秋暖暖和和,这个时候了山色仍然以青碧为主色,远眺近看,满眼都是绿。车行约二十分钟,已至福泉山区,大巴车在高高的山顶上绕行一大圈,四周都是成片成垅的茶园,顺着山势长龙般绵延起伏伸展,一丛丛杉木林,高大挺拔青翠,守护着茶园。

大巴车在望湖亭边停了下来,下车后,似有清风隐隐拂面,此处海拔接近500米,山下一动要出汗,这里气温降低不少,穿着薄毛衣晒太阳不冷不热刚刚好。山顶地势平坦,茶园有一千多亩,山上建造宽阔的观景柏油马路,临崖一边设有铁栏杆,马路上没有红绿灯没有往来的车辆,游人三三两两只管随意走随意游。高山上空气清新,天分外蓝,云格外白,茶树、杉木、亭台都水洗过一样清爽舒适,看不到纸巾塑料瓶垃圾堆,清洁得就像人间仙境世外桃源。茶树修

剪得整整齐齐,一坳一坳紧密地挨挤在一起,明绿的叶子小巧、清新、可爱,秋阳下嫩叶芽在努力生长,侧边的枝叶间不时有白茶花探头探脑,嫩黄的花蕊冰晶玉洁,又欣喜又意外。山顶上除了大片的茶园,几乎只剩下杉木林,反而增添了一份纯净纯美感。墨绿色的杉木林守护着明绿色的茶园,一个高大沉默,一个明媚活泼,地形高低起伏,一坳坳茶园梯田式铺展,换一个角度得一种风景,油画般美丽。

福泉山上有龙潭,有凤凰湖,旁边设有露天茶室,年轻人坐着品茶聊天看手机。湖水清澈至纯,两只鸭子划开水波游向湖心,几只大白鹅游弋在水草边曲项高歌。湖边有一块湿地,草丛湿漉漉地渗着水难觅落脚处,一抬头,原来高处有一条潺潺小水流经过这里。浅浅的小水沟轻盈欢快咕咕而来,一切都那么自然原生态,山水明净,小石子被冲洗得清清爽爽。凤凰湖窝在山谷中,朝上看,是茶园;朝下望,还是茶园,梯田茶岭依次第开。碧波浓,眼睛是最大的得益者,平时戴着眼镜坐在电脑前忙忙碌碌谋生觅食,不知不觉眉心紧锁眼神犀利心态失衡,此刻站在福泉山顶上晒太阳,周围青山绿黛无遮无拦,远离了烦躁的人声烦琐的杂事,好比给疲惫的身体充电,补钙养眼修身养性,大有偷得半日闲的愉悦,幸福感油然而生。

沿着柏油马路走约500米,拐入左边一条石径中,可以通往天打岩五台观日景点。那里,山风习习,畅快自由,往西可望见美丽的东钱湖,朝东可观看海上日出,遥望山底平原处建筑物星星点点,烟火人间繁华昌盛。不用担心迷路,远远的就能看见那块高耸的大岩石,上面用各种字体,写满一百个福字,寓意长寿、富贵、康宁、好德、善终,福气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。曲径通幽,台阶两旁也是园林茶树,几处散落着圆石,恰似大馒头小馒头不小心撒落在山地间,沐在阳光下,一尘不染。忍不住坐下来小憩了一会,喝口水,近距离嗅嗅茶香,山风是那么惬意,阳光是那么和暖,过去的种种不平不甘不情不愿统统利索抛落,吸口气,往前看,天打岩五台观日处福字牌岩石遥遥向我招手……

# 旧时光

□贾明明

打从我记事起,爷爷就是个老头。可能因为年岁长点,也可能因为他比较疼我,爷爷对我极富耐心。我喊他一声“爷”,他应一声“哎!”我连喊两声“爷、爷”,他“哎、哎”应两声。有时,我一下喊出三四五六七八声“爷”,他笑着应上一连串的“哎”,没有一声掉在地上,都被他在半空接住。一个喊完,一个应完,我笑他也笑。

年轻的母亲就做不到这一点。我喊一声妈,她还应一声,我喊两声,她通常只回应一声。我要是再多喊几声,她会说我,“别喊了,叫魂一样,就不能安生一会儿。”这时,我感觉她特没劲,还是爷爷那里好玩。

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孩子都喜欢缠着大人讲故事,反正我是。去缠妈妈,她手里正忙着,纳鞋底,织毛衣、毛裤,忙不完的活计。我缠她,她会说,等我手里的活忙完了再陪你玩。再缠一下、两下,她毛躁的脾气就上来了,“再磨人,我拿笤帚疙瘩夯你了!”作势要起身。我赶紧远远跳开,等她坐下来,我在远处用拇指、食指撑着眼皮和脸颊扮鬼脸,吐个舌头,还“呕”一声。她一下又站起身,我赶紧跑,跑去爷爷那里。

爷爷在院子里的磨盘上坐着晒太阳。我央求他给我讲个故事,他说,“我给你出个谜语吧,你要是能猜出来,我就给你讲故事。”

“出吧,快出,我都等不及了。”

“一点一横长,一撇到南洋,并旁两棵树,长在石头上。打个字。”

我抓耳挠腮,左思右想,也没猜出来是个什么字,便央求他告诉我谜底。

“我说了谜底,你今天就不能听故事了,要不再想想?”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。我犹豫再三,最终还是放弃了,想不出来。他这才一面念着谜面,一面拿树枝在地上一笔一划写出一个“磨”字,然后指指他屁股底下的磨盘,“就在这里,没想到吧!”他得意

地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你别得意,我看你有多少谜语,下次我猜出来,你得给我讲故事。”爷爷伸出小拇指,我的小拇指也递过去勾在一起,“拉钩上吊,一百年不许变”。

爷爷会出谜语,也会讲故事。夸父追日、精卫填海、后羿射日、愚公移山……一个个故事从他那里听来。我问他怎么知道这么多故事?当然是书上看来的,说着,他从小屋里拿出一本《中国古代神话故事》,我翻了几页,在刚读一年级的我看来,大多是生字。爷爷说,别急,再过两年,这本书你就能读下来了。我能不急吗,那么多精彩的故事都藏在书里。语文课上得格外认真,认识的字一天天多了起来,后来我学会了查字典,那本书的障碍基本清除了。

童年的光阴里,有记忆的那段,爷爷的身影最多。他仗着自己“高小”毕业,没少“欺负”我这个懵懂的新生。那天,他又出了个谜题,“头有鸡蛋大,腰有草篓粗,伸出一条腿,露出排肋骨。打一物。”我对猜谜没有天分,迟迟想不出答案。最后还是爷爷道破谜底——伞。是伞,而且是三十多年前的那种老式雨伞,竹骨、竹柄的大伞,一把雨伞可以用上十多二十年。骨架断了,伞面破了,都可以修。经常看见一个手艺人,骑着二八大杠在村里慢慢游走,吆喝着“修伞,配钥匙”。

那时,一家人的饭都是用柴火灶烧的。麦秸、树枝、树叶,这些东西晒干了都是燃料。“抽抽斗,拉拉斗,里头坐个毛丫头。”爷爷说这个谜语的谜底是风箱。我猜不透为什么是风箱,直到有一天爷爷拆了风箱换鸡毛,我才理解了那个谜面。木箱里有许多鸡毛,还有一个孩童拳头大小的泥丸。

谜短情长,回想起曾经的旧时光,爷爷给了我太多温暖与感动。

投稿信箱: essay@cnnb.com.cn